

月满西楼

YUE MAN XI LOU YUE



QIONG YAO ZHU

MAN XI LOU

琼瑶著

一个女秘书是怎样卷入一场爱情悲剧之中的？她是怎样以替身的面目出现坠入情网，陷入深深的烦恼？她（他）们的结局又是那么出人意料……

希51B-5

月满西楼

琼瑶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月 满 西 楼

琼 瑶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1/2 插页2 字数72,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 001—30 000

ISBN 7-5306-0278-0/I·219

定价: 1.40元



作者小传

琼瑶，原名陈喆，
乳名凤凰，湖南衡阳人，
1938年生于四川成都，
自1963年发表第一部长
篇小说《窗外》至1986
年《冰儿》共出版42部
作品，几乎全部被改编
为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1988年4月来大陆探亲
访问，回台湾后又有新
作《剪不断的乡愁—我
的大陆行》在《皇冠》
杂志开始连载。

琼瑶作品目录

窗外	在水一方
幸运草	秋歌
六个梦	人在天涯
烟雨蒙蒙	我是一片云
菟丝花	月朦胧鸟朦胧
几度夕阳红	雁儿在林梢
潮声	一颗红豆
船	彩霞满天
紫贝壳	金盏花
寒烟翠	梦的衣裳
月满西楼	聚散两依依
翦翦风	却上心头
彩云飞	问斜阳
庭院深深	燃烧吧，火鸟
星河	昨夜之灯
水灵	匆匆，太匆匆
白狐	失火的天堂
海鸥飞处	不曾失落的日子
心有千千结	冰儿
一帘幽梦	剪不断的乡愁
浪花	——我的火随行
碧云天	十个故事
女朋友	

内 容 提 要

《月满西楼》是琼瑶爱情小说中颇具光彩的一朵小花，是一首情与爱的颂歌。

由于倪姓家族的遗传病，石倪两家历代的爱情都不得善终。倪小凡与石磊从小建立的爱情也难逃厄运。

为了拯救一蹶不振的石磊，哥哥石峰招聘了与小凡相像的女大学毕业生余美蕤来代替小凡的位置。岂料事与愿违……

小说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缠绵悱恻，令人不忍掩卷。

—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神灵把我安排进了这个奇异的故事。但是，一切开始了，发生了，我突然走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而且，这所有的事都那么真实，并非一个虚幻的、玄妙的梦！

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

二

那是我领到学士文凭后的第三个月。

刚毕业的兴奋和雄心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三个月来，我寄出了一百多张履历表，翻烂了报上的人事栏广告，发现一张大学毕业证书，甚至换不到一个糊口的工作！每天早上下楼来吃早餐的时候，就觉得叔叔婶婶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了。当然，我绝不能怪他们，叔叔只是个公务员，他并没有责任养活我，更没有义务送我上大学，但，他却又养活了我，又送我上了大学，他百分之百地对得起我九泉下的父母了。而现在，我好不容易毕了业，总应该赚点钱给叔叔婶婶，支持堂弟堂妹们的学业，才算合理，如果继续在叔叔家吃闲饭，终日荡来荡去，无所事事，那就难怪叔叔婶婶脸色难看，就是我自己，也觉得不是滋味。

这天早饭桌上，婶婶有意无意似地说：

“美蕻，可能是你的条件太高了，现在人浮于事，找工作越来越难，你也别希望待遇太高，只要能供膳宿，也就不坏了。”

言外之意，婶婶不欢迎我在她家继续住下去了，我不是傻瓜，当然听得出来。叔叔有些过意不去，推开饭碗，他粗

声地说：

“急什么？让美蕻慢慢去找，总找得着工作的！”

好叔叔，好婶婶，我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了，他们自己还有三个读中学的孩子呢！拿起报纸，不看国家大事社会新闻，直接翻到分类广告那一页，从人事栏里逐条看下去，差不多可应征的工作都在前一两天应征过了，只有一个启事，用两条宽宽的黑边框着，很触目地刊在那儿：

征求中文秘书一名，供膳宿，限女性，二十至二十五岁，未婚，高中毕业程度以上，擅抄写，字迹清秀，对文艺有爱好者。应征者请书自传一份，四吋半身、全身照片各一张，需注明身高体重年龄，及希望待遇，寄北投××路××号翡翠巢石先生收。

一则很莫名其妙的启事，给我最直觉的印象，它不是在征求什么中文秘书，倒像是征求女朋友。四吋半身、全身照片各一张！注明身高体重年龄！这也是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所必须要附带注明的吗？这是在求才还是求人呢？我抛下了报纸，不准备应征，事实上，即使我应征，被取录的希望也渺小又渺小，我已经有了不下一百次的应征经验了。吃完了早餐，我摆脱不开悒郁的心情，工作！工作！工作！我迫切地需要一个工作！重新抓回那张报纸，我再看了一遍那征求启事，为什么不姑且一试呢？多一个机会总多一份希望呀！何况，这启事也有诱人的地方，供膳宿之外，“翡翠巢”三个字对我别具吸引力，该是个大花园吧！种满了藤葛巨木，奇花异卉的地方？里面有什么？一个巨人？不知道为什么，它使

我想起小时看过的一个童话，题目叫“巨人的花园”，述说一个美丽的大花园里，住着个寂寞的巨人的故事。好吧！管他是求才还是求人，寄一份资料去试试！

随便扯了一张纸，我写下了下面的应征函：

姓名：余美蕙。

年龄：二十二岁。

学历：×大国文系毕业。

身高体重：身高一五九公分，体重四十三公斤。

（如果我能获得一个工作，该可以增加几公斤。）

自传：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得和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两只手，两只脚，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也和那些人相同，我还有满脑子平凡的幻想和抱负。但，我正走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像成千成万的大学毕业生一般，发现铺在自己面前的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不过，我有勇气去披荆斩棘，只要给我机会，我愿把平凡的幻想变为真实！

你不会有兴趣研究我的资料，但我看出我有必要告白一切。我，十岁丧母，十五岁丧父，从此依靠叔父婶母生活，他们已完成了我的大学教育，而堂弟妹们年纪尚小，叔父的家境也极清苦。因此，你可看出一个工作对于我的重要性，不过，我并不想博取同情——世间多的是比我更值得同情的人——我相信自己的工作能力，也相信自己并不笨。但愿你和我同样相信它。

我不敢期望过高的待遇——我值多少钱，这该看我

的工作情形来定，因此，我保留这一点，留给你去填。
假若我有幸让你来评定的话。

我想，我当时写这份应征资料的时候，多少有些儿戏的态度，我并不相信会被录用，也不相信这是份适合我的工作。所以，这份资料寄出后，我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事实上，报纸上那份征求启事一直刊登了一个星期，当它不再出现在报纸上之后，我就真的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了。那份应征资料和许许多多应征资料一样，有去而无回，大概都寄到月球上去了。

我又继续了一个多月各处碰壁的生活，自尊和雄心都被现实磨损到可怜的程度，我不再有勇气去应什么征，也不愿意去见任何人。婶婶不说什么，但她开始帮我物色男朋友了，我看出铺在我面前的，连崎岖小径都不是，而是一片暗密无路的丛林。我几乎考虑结婚了，这是绝大多数女性的路——离开书房，走进厨房。——但是，要命的，我竟连一个可嫁的人都没有。

就在这绝望的情况中，“翡翠巢”的回音来了，一盏亮在暗密的丛林里的明灯！那是张纸质极佳的白色信笺，上面简简单单地批着两行漂亮的钢笔字：

余小姐：请于十月一日晨九时，亲至北投翡翠巢一谈。

即祝

好

石峰九月×日

信上并没有说一定用我，但已足以鼓起我的勇气了，我握着信笺，兴奋地计划着如何去见我的雇主，丝毫没有去想迎接着我的是怎样奇异的命运。

三

我在一个初秋的早晨，第一次到翡翠巢去。正像我所预料的，这儿已远离了市区。我走上一条很好的柏油路，这条路一直把我带上了山，虽然我对于即将面临的“口试”有些不安，但我依然被周围的景致所吸引。我惊奇地发现这条通往山上的柏油路的两边，一边竟然是一片绰约青翠的竹林，另一边是苍劲雄伟的松林，竹子的修长秀气，和松树的高大虬健成为鲜明的对比。竹林和松林间都很整洁，泥土地上有着落叶，但并不潮湿，松林里还耸立着许多高大的岩石，更增加了松林的气魄。柏油路很宽，汽车一定可以直接开上去，翡翠巢顾名思义，应该在一片绿色的山林之中。我的兴趣被松林和竹林所提高，情绪也被那山间清晨的空气所鼓舞，我感到身体里蠢动着的喜悦，每当我向前迈进一步，我渴望得到这工作的欲望就更深一步。

我就这样四面浏览着，缓慢地向前步行，平心而论，我正在胡思乱想，想许许多多的事，未来，以及当前的工作问题。因此，我完全没有听到有辆摩托车正用高速度从山下冲上山来，等我注意到的时候，那辆车已冲到我的身边，由于山路的环山而造，弯路极多，那驾驶者在转弯前并没有看到

我，当他看到的时候一定已来不及煞车，而我又走在路当中。

事情发生得很快，我跌倒，车子冲过去。我在路上滚了一滚，不觉得痛，只觉得满心惊惶和愤怒，勉强爬起来，我看看腿，右腿膝部擦破了皮，并不严重，裙子撕破了一角，有点狼狈，但是别无伤痕。我想，那车子并没有真正撞到我，只是扶手或是什么钩住了我的衣服。我站直身子，那车子已折回到我的身边，驾车的人仍然跨在车上，他有张强硬的、男性的脸，不太年轻，也不老，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满眉目的不耐。

“我希望你没有受伤！”他大声说，几乎是命令的语气。

“我希望你开慢一点！”我气愤地说，声调愤怒，他应该下车，表示点歉意什么的。

“你没受伤是你的幸运，你挡了我的路！”他冷冷地说。

“路又不是你造的！”

他咧开嘴，微嘻了一下，我看到他嘴边的嘲笑味道。

“不幸，正是我造的。”他不太清晰地说，然后提高了声音喊：“如果你没受伤，我走了。”发动了车子，他立即又向山上冲。

我非常愤怒，怎么这样倒霉，会碰到这种冒失鬼！我在他身后大声说：

“希望你撞到山上去！”

他的车子走远了，我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我在路边停

了几分钟，整理我的衣服，平定我的情绪。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我没摔伤什么地方，也没扭伤筋骨，我又继续前进，很快地忘记了这件不快的事，何况，晨间的树木那么苍翠，鸟鸣又那样的喜悦。

太阳升高了，初秋台湾，太阳依旧有炙人的热力，我逐渐感到燥热和口渴，前面有一个交叉路口，路边有棵如伞覆盖的大树，我走过去，树下有一张石椅，上面刻着一行字：

翡翠巢敬赠

敬赠给谁？是了，给任何一个行人，让他在树荫下得到片刻的憩息。现在，它是被“敬赠”给我的，我自我解嘲地微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再一次整理我的衣服，擦拭手臂上和腿上的灰尘，坐在那儿，我有份下意识的满足，满足些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朦胧地感觉到什么——仿佛，翡翠巢对我不是一个陌生的名称，它已和我有密切的关系。

周围很安静，松树静静地躺着，竹林也静静地躺着，柏油路蜿蜒上山，另一条分岔的石子路通向密林深处，一块小小的木牌竖立在石子路边，上面画着箭头，写着“往翡翠巢”的字样，石子路也很宽，坐在这儿可以隐约地看到一带红墙和屋顶。我张望着，我的时间很宽裕，不必匆忙地赶路，大可以再为我将面临的口试打一番腹稿。我坐了大约有十五分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行人。阳光很好，天空澄碧，林间有小鸟清脆地鸣叫……什么都很好、很美、很安详。可是，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不知道是第六感还是什么，使我猛然感到一阵寒颤，我清楚地觉得有人在我的

附近，某一棵树后，或者某一块石头后面，有个人正窥探着我。

似乎阳光变冷了，我脑后的发根突然直竖，一种我不了解的因素使我毛骨悚然。我跳了起来，完全出于直觉地回头去，背后是一片松林，有三块并立的大岩石，像一个屏风般遮在前面，阳光明亮，松林中什么都没有。

我不禁嘲笑自己的神经过敏，走上了那条石子路，我向翡翠巢的方向走去，很快地我走近了那个地方。出乎我意料之外，那是山坡上辟出来很开阔的一块平地，有十几幢房子耸立在那儿，看样子翡翠巢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孤独。这儿显然是高级的住宅区，那些有钱有闲的人的别墅所在地。我走过去，很容易地找到了翡翠巢，它在路的尽头，占地广大，有白色的围墙，一株高大的凤凰木的枝干伸出了墙外，好几棵比墙高的大榕树，叶子被修剪成为弧形、圆圈、和鸟兽的形状。这儿是什么地方？巨人的花园？我伸手按了门铃，那门上“翡翠巢”的金属牌子对我发着光。

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瘦削的男佣来给我开的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翡翠巢的司机，大家都叫他老刘）。大门内果然是个花团锦簇的大花园，种满了玫瑰、石竹、菊花、和万年青。花园是经过设计的，有个假山石堆砌成的喷水池，由石缝中长满了各种花草，一棵仙人掌盛开着水红色的花。大约有二三十棵不同品种的玫瑰，红的、黄的、白的……迎着阳光绽放着鲜丽的颜色。不过，这儿并不是一片巨木浓荫，除了围墙边经过修剪的榕树和凤凰木，花园里最大的木本植物就是几棵木型的茶花和扶桑。因此，整个花园都显得明亮。

整洁，而充满了生气。那幢建筑在花园中的西式二层洋房，也给人同样的感觉，房子外部贴的是绛红色的砖片，宽宽的走廊边竖着有简单花纹的水泥柱。从大门进来，一道磨石子路直通正房和正房旁边的车房。车房门敞开着，里面有一辆深红色的小型篷车。

我被带进客厅——一间明亮的大房间，三面落地长窗迎进了一屋子的阳光，圆弧形的藤椅，椭圆的柚木小桌，绿色的长沙发，简单的家具，显露着不简单的一些什么；漂亮、华贵、整洁，给人说不出来的好感。墙上没有字画，只悬挂了一朵大大的、藤编的向日葵。

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佣迎接着我，对我展露了她美好的牙齿，和这屋子、花园的一切相似，她整洁而清秀。

“是余小姐吧？先生正在等您。”

“是的，”我说，开始有点微微地紧张：“石先生在吗？”我多余地问了句。

“楼上，他要在书房里见你，请上楼。”

我上了楼，没有心情再打量屋子的结构，我走进了一个大房间，很大很大，有沙发，有书架，有令人眩目的那么多的书，有一张大大的书桌……有个男人背对着我，正在那顶天立地占据整面墙的书架上找寻书籍。我身边的年轻女佣说了句：

“石先生，余小姐来了！”

“知道了！”那男人头也不回地说。

我听到门在我背后阖拢，那女佣出去了。只剩下我站在那儿，心怀忐忑地看着我雇主的背影，我的心脏在迅速地跳